《原神》首发法语歌曲《轻涟》

MV全球播放量已超1500万

■本报记者 宣晶

“Moi, je suis et serai toujours là, à voir le monde et sa beauté.(爱，我会在过去和未来，注视这世间精彩。)”日前，由米哈游旗下音乐工作室HOYO-MiX作曲、法国歌手希西莉亚·卡拉演唱的歌曲《轻涟》正式上线音乐平台。继《神女劈观》火爆出圈之后，《原神》创作团队再度尝试人声歌曲，并挑战用法语撰写歌词。

游戏中，《轻涟》是枫丹地区主要角色之一的芙宁娜出演歌剧《水的女儿》时演唱的曲子，引导玩家走进她的内心世界。目前，《轻涟》MV全球播放量超过1500万，动画视频、四位中国歌手演绎等多版本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8000万。作为一款全球发行的爆款游戏，《原神》曾在巴黎举办了首个官方艺术展，吸引大批海外玩家前去打卡。这回，由中国团队创作的《轻涟》又成为法国网友热议的话题，不少人点赞《原神》对法国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希望大家通过《原神》更多地了解法国和我们的语言。这是一个美丽的民族，这是枫丹！”网友insanysage在评论区留言。

呈现原汁原味的枫丹“味道”

米哈游自研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自2020年9月上线以来，以13种语言字幕和4国语言配音在全球同步发行，为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游戏故事背景建立在七个“国度”的设定基础上，其音乐融入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比如璃月地区的背景音乐大量运用笛子、二胡等传统民乐；须弥地区的音乐以奈伊笛、乌德琴、曼陀铃等数十种乐器合奏出充满异国情调的曲韵。

为了承载更多叙事功能，《轻涟》以通俗易懂的音乐剧形式展开，副歌部分则融入了女高音二重唱等歌剧元素，洋溢着浪漫而华丽的法兰西风格。“游戏中，音乐是伴随场景、角色、剧情存在的重要内容，传递着重要的情感链接，我们希望玩家从中收获感动和美好的回忆。”《原神》音乐制作人苑迪萌表示。

对《原神》制作团队而言，用法语创作歌词是一次全新探索，他们反复推敲了歌曲的音节、词义、旋律、气口等因素，以求呈现原汁原味的枫丹“味道”。另一个难点当属歌曲演唱者的选取，此时法国“国民级”女歌手希西莉亚·卡拉走入创作团队视野。恰逢她参演的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正在中国巡演，抱着尝试的心态，团队与希西莉亚取得了联系，双方一拍即合。

11月10日，《轻涟》首支MV在哔哩哔哩（B站）发布，引起数万网友同时观看。短片中，希西莉亚穿过光影走来，步履坚定，眼神坚毅，一如游戏里芙宁娜担负着守护人间的重任。随着音乐渐进，气氛被推向高潮，她以更高亢的曲调放声歌唱；尾声，她从舞台上消失，两侧光束洒下，与游戏场景形成呼应。“歌曲乐声清幽动人，凸显了芙宁娜历经500年的孤独；副歌二重唱像是角色内心的挣扎交织，更添一些悲壮色彩。”有网友留言表示：“没想到能在游戏剧情里听到音乐剧，更没想到演唱者竟然是法语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唱‘cc（希西莉亚·卡拉）’，音乐剧爱好者狂喜！”

将寻常生活长久地留存在历史里

《原神》以中国创作团队的视角，结合多元文化元素，讲述打动人心的故事。2022年初，《原神》推出结合传统戏曲所设计的游戏角色云堇，邀请上海京剧院演员杨扬献唱“戏歌”《神女劈观》，激发了海内外年轻玩家对传统戏曲的兴趣，更引来昆曲、黄梅戏等众多戏曲名家翻唱演绎。如今，《轻涟》再度为玩家带来了新鲜的感受，让年轻用户体会音乐剧的独特魅力。为了鼓励更多内容创作者参与歌曲演绎，《原神》邀请阿云嘎、胡夏、尚雯婕、谭维维等歌手进行中法多语种、多版本诠释。在B站、YouTube等视频平台上，网友们发表翻唱作品，还有人以此为例进行音乐剧知识科普及法语教学。

11月13日，《原神》还发布了非遗纪录片“流光拾遗之旅”系列的最新一集，把镜头对准了湖北潜江麦秆画。非遗传承人李洋芳以精湛手艺，将金色的麦秆汇聚刻画成璃月地区的标志性场景——轻策庄、望舒客栈。“游戏和传统工艺融合在一起，绽放出新的光彩。”李洋芳认为，麦秆给人以自然、质朴、温暖的感觉，正如璃月人自在而又充实的生活。“麦秆画是一门很缓慢的手艺活，我们用巧手将寻常生活、百姓故事长久地留存在历史里。”

从戏曲、非遗到音乐剧，《原神》从未停止对内容形式创新的探索，带领玩家领略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我们由衷希望玩家能够喜欢这种探索，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类似的机会，以游戏的形式去展现人类文化的历久弥新。”《原神》制作团队表示。

独家探班

昨晚亮相上海文化广场的《东方大港》拓展舞剧创排思路

用人间烟火包裹“硬核”工业

■本报记者 宣晶

一条曲折蜿蜒的海岸线，记录着城市和港口之间的深深羁绊。昨晚，宁波市歌舞剧院原创舞剧《东方大港》亮相上海文化广场，登上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该剧以改革开放以来港口建设、发展的进程为背景，讲述几代大港建设者的热血青春和动人往事。以上海为起点，《东方大港》拉开全国及海外巡演的序幕。

在“港、城、人”紧密生动的铺叙中，《东方大港》将普通人的奋斗融入大时代的演进，铺陈强力、强劲、强悍的大国气象，凸显披荆斩棘、势如破竹的奋进精神。“舞剧触碰到建设者的真实情感，尤其可贵的是它引发了更深的思考——在现代工业体系下，中国人必须创造出自己的遥遥领先。”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表示，舞剧《东方大港》对工业题材的现代化表达打破固有思维，拓展同类舞剧创排思路，为中国舞剧发展开启新的探索。

舞蹈艺术如何为“硬核”工业包裹温暖柔情？《东方大港》开演前，记者走到幕后，与主创和演员聊聊这台现实题材大戏。

宁波市歌舞剧院原创舞剧《东方大港》剧照。（演出方供图）

找到定海之“桩”，为作品铺垫情感张力

大幕开启，汽笛轰鸣，巨轮入港，史诗感扑面而来。桥吊高耸如林、集装箱层层堆砌、运输车辆川流不息……舞剧在港口繁忙的工作日常中徐徐展开。50余位舞者化身大港建设者，用舞蹈语汇讲述了他们的奋斗往事。新锐编导王思思和钱鑫联手打造《东方大港》，融入了主创团队对“硬核”工业题材的独特解读。

作为整台舞剧的故事焦点，n-TOS系统的研发过程串联起两代大港建设者的奋斗历程。现代港口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集成，中国自主研发的集装箱码头生产操作系统——n-TOS，结束了“千万级”集装箱码头依赖国外系统的历史。据介绍，n-TOS系统主要包含堆场计划、船舶配载、作业控制、无线终端、远程控制等核心模块，可与智能闸口、智能理货、GIS可视化等系统实现信息交互。复杂的工业体系、深奥的工业名词，如何用肢体语言来述说？“由于舞蹈的表述方式不同于语言文字，其本身具有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因此，现实题材尤其是工业题材一直是舞剧创作中的难题。”钱鑫表示，人的成长与产业发展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环环相扣，可以为作品铺垫丰厚的情感张力。

《东方大港》2022年6月建组后，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接触了现代港口的各个工种、岗位。他们发现每一个人对“东方大港”有着各自的理解，进而寻到了创作的支点——港口建设者。“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向美、向善、敢拼、敢闯的精神内核和家国情怀，就是大港屹立千年的定海之‘桩’。”钱鑫说。用细腻的视角关注“大港人”，《东方大港》为港口工业这股“硬核力量”包裹上了柔软的人性外壳和温暖的人间烟火。基于此种艺术构思，舞剧创作出一幕幕令人印象深刻的舞段：浪漫的海边月下双人舞、喜庆的集体婚礼群舞、紧张的风暴抢险独舞……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

港与家交融合一，核心是有血有肉的人

在港口采风时，舞剧主创团队看到繁忙庞大的物流组织，感受到极为壮观的工业美学。于是，他们将港区最常见的集装箱构想成全剧重要的意象表达，结合多媒体数字化运用，用极其简约的线条和棱角分明的空间，呈现非常现代的视觉感受。

舞台上，五彩斑斓的集装箱堆叠起来，构成港口的宏大场面。通过巧妙的舞台空间调度，集装箱时而化作港区办公室，时而变成父子俩温馨的家，承载着万家灯火。“我们把集装箱搬上舞台，并赋予它多层含义。它既是情感发生空间，也辅助实现舞台上的空间转换。”王思思认为，无论是港、是城、还是家，其核心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今年5月，舞剧《东方大港》受邀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7月，该剧获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奖。为了呈现最佳效果，主创团队从剧情打磨到创作排练都下了一番功夫。“对于演员来说，我们只有一遍遍地打磨细节动作，最终在舞台上才会有完美的呈现效果。”主角“港”的扮演者夏天说。

在建筑、艺术与人的对话中，翻开意大利百年时尚史

国家级人文艺术项目『ART SHANGHAI欧洲国家珍藏展』首展『梦想的着装』在沪亮相

■本报记者 范昕

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神秘的“外滩源壹号”（中山东一路33号），一幢始建于1849年、闹中取静的花园式洋房，经修缮后首次公开亮相，新近迎来意大利时尚大展“梦想的着装：时尚的诞生、嬗变与述说”，作为国家级人文艺术项目“ART SHANGHAI欧洲国家珍藏展”首展。

不同于人们熟悉的美术馆“白盒子”式展陈，这个展览舍弃线性秩序，与场景处处形成关联。只见建筑空间划分为数个独立场域，意大利百年时尚史沿着房间和区域逐幕展开，最终在观看中组合出建筑、艺术与人的对话。这使得展览俨然一场延续创意艺术的无尽之旅。

几经转折的时装风尚背后，是社会环境与心态之变

衣装既私密，又公开，暗含着一个人与其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联结及冲撞。百余年间意大利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服饰，是这个展览的主角。不过总策展人汪汝徽说，展览要讲述的不单是工艺的创新，更是工艺背后文化的故事，人的故事。从展览中，人们能够看到意大利时装风尚几经转折，其间隐含着彼时社会环境与心态之变。

纯素的白色裙装阵列，构成展览的开篇“纯真年代”。这是20世纪伊始的服饰。当时的女性将在家饰中的缝纫与刺绣才华延伸至衣装的织造，所使用的面料和工艺与床单桌布等家纺类同。没有色彩与复杂装饰的铺陈，这些白色裙装却朴实而直观地展现了当时的女性如何在有限的创造条件下，于衣装之上展现自身的创意巧思。隐隐透出的，还有当时女性在从属于家庭的社会情境下，自我意识及原生创造欲望的溢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裙装中，“斜裁法”很是流行，这与当时大萧条带来的生活拮据不无关联。在欧洲，廓形宽大、用料繁复的半身裙不再流行；而风格简约、用料更少的流线型剪裁、轮廓分明的肩线设计和及膝半身裙，占据主导地位。展览中的“律动的身体”板块，勾连起的便是这样一种风尚。其中出自1930年的一条暗紫红罗缎晚装裙，尽显这种穿戴的曼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青年亚文化运动，成为彼时推动生活方式和时尚蜕变背后的原动力，着装由此赋予女性更多自由。例如，裤装不再是男性专属，各种款式长度的女裤被发展出来；不刻意凸显曲线的无腰设计，让女性能更加自如地进行户外活动。在欧普艺术具有强烈视觉表达的氛围感营造下，展览以“自由！色彩！欢愉！”板块呈现服饰上的脑洞。俄裔意大利设计师艾琳·加利岑1960年代设计的一绿一粉两件山东绸宫廷睡衣，宽大的领口装饰珠片与闪闪发光的绸缎面料呈现对比撞色，华丽而富于戏剧性，考究中不失松弛感。葛丽泰·嘉宝、琼·克劳馥等传奇影星都是这一着装风格的拥趸。

时尚、歌剧、电影交织，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起源于意大利的歌剧艺术，恰可被视为意大利服饰设计与工艺美学的源泉舞台。展览不仅呈现时装，也集结一批电影和戏剧服饰，带领观众翻开一部由时尚、歌剧、电影交织而成的“Made in Italy”（意大利制造）诞生史。

建筑中庭，能够感受到自然光透过天顶玻璃倾泻而下，伴随耳畔传来的歌剧咏叹调，只见罗贝托·卡普奇首次涉足歌剧戏服创作的作品位于C位。此件戏服出现于“致敬玛丽亚·卡拉斯音乐会”的《诺玛》选段《圣洁女神》中，如丝制的甲胄般展现“神女”神圣庄严又翩然圣洁的姿态。它尽显卡普奇自1970年代开始探索的“雕塑礼服”之特点，裙身采用丝质塔夫绸面料，通过堆叠的效果，营造出常见于古罗马建筑与雕塑艺术中的光影对比。

一层通往二层的复古木制走廊与楼梯，天然构成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舞台。几件来自不同时期的《茶花女》歌剧戏服错落排列，以瓦伦蒂诺·加拉瓦尼为索菲亚·科波拉执导歌剧《茶花女》中女主角“薇奥莱塔”所做的戏服最为吸睛。第一幕中，薇奥莱塔身着这件戏服，自巨型白色阶梯上拾级而下。而这件戏服也正是位于环形楼梯的转角处予以呈现，宛如一个韵味悠长的背影，呼应着演出的场景。它带有层叠的蓝色薄纱拖尾，伴随人物迤逦而行，于台阶上如流水般自然倾泻，形成壮美诗意的效果。瓦伦蒂诺将自己对于女性“美”及“优雅”的诠释倾注于这件戏服，据说为了兼顾视觉上的张力与演员行走时的便利，薄纱拖尾的长度经反复修改与讨论。

有意思的是，制作电影和戏剧服饰的工坊不断收集过往时代的时装，作为戏服设计参考；而这些积淀着过往时代文脉与工艺的戏服，又成为今天服装创意人士追寻灵感的源泉。

《大彗星》把百老汇生产线搬到上海

这部沉浸式音乐剧开辟国际接轨、本土制作新模式

■本报记者 柳青

上周末的上海气温骤降，仿佛一夜入冬，上海大剧院的排练厅里气氛仍热烈如夏。沉浸式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以下简称《大彗星》）剧组基本完成声乐排练，音乐监督奥尔·马蒂亚斯正在细致地调整每位演员、每首歌曲的细节处理，力图让移师上海的“百老汇生产线”，制造完美的舞台风貌。

《大彗星》最初是一部小剧场沉浸式作品，舞台不足十平方米，之后在外百老汇的演出引发轰动，几年后，升级的百老汇版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和最佳音乐剧灯光设计两个奖项，《纽约时报》评论其为“百老汇自《汉密尔顿》之后最具创新性的新音乐剧”。正在大剧院排练的全新制作版集结了国际化团队，不同于以往原版剧目的引进，这次中国团队不是充当百老汇成品剧目的搬运工。《大彗星》的创制是把百老汇的整条生产线搬到了上海，从演出形态到表演场所都产生本土化的升级，开辟本土音乐剧制作的新模式。2024年1月13日起，《大彗星》将于上海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场开启亚洲首演，以全英文连演51场。

百老汇原版团队保驾护航

圆脸姑娘纳奥米·黛安娜笑起来一团孩气，俊俏的小伙子狄恩·塞斯塔里眼神中有风流意气，库珀·戈丁是最成熟的，总是若有所思，音乐一响，他们就变成了娜塔莎、阿纳托尔和皮埃尔。正在紧锣密鼓排练中的这一群演员，是从上海和纽约两地收到的4500份报名简历里优中选优挑出的实力派演员，许多人是活跃在百老汇舞台上的一线演员。库珀·戈丁出演过《剧院魅影》《贝隆夫人》《悲惨世界》等，纳奥米·黛安娜参演过美剧《金牌律师》和音乐剧《阿依达》，狄恩·塞斯塔里演过《音乐之声》。

这次本土制作的《大彗星》接轨百老汇标准、以百老汇班底在上海创排。原版主创团队为“上海出品”保驾护航，词曲作者、编剧戴夫·马洛伊亲自对剧本和歌曲修改升级，百老汇版执行导演兼编舞克洛伊·特里特入驻上海的排练厅，戴夫·马洛伊的老搭档、本剧的音乐监督奥尔·马蒂亚斯在上海承担了声乐排练的全部工作。本剧以全英文演唱、全英文排练，排练过程中参照百老汇惯例，每位主要角色设置“第一替补”“第二替补”，并配有“超级替补”，保障之后在长期驻演中应对突发情况。

前滩31演艺中心为《大彗星》的演出，正在进行剧场和舞台的“大换装”，这座当前上海座位数最多的大剧场将被改造成俄罗斯宫廷舞会的沉浸式现场，打破镜框式舞台的局限，四个环形观众池座与舞台融为一体，观众在360度环绕的演绎中，成为表演中特别的组成部分。

零距离地感受唱跳版《战争与和平》

《大彗星》从外外百老汇的一部小剧场作品，到2012年在外百老汇演出，又在2016年登上百老汇舞台并在一年后获得托尼奖，它能成为一部长演的长红剧目，得益于经典文学的题材和现代多元的音乐语汇。

这是一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编剧戴夫·马洛伊根据托尔斯泰不朽的杰作《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的部分内容，创作了《大彗星》的剧本和全部歌曲。剧名中的“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直接地来自托尔斯泰的小说。戴夫·马洛伊改编了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段落。在小说中，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之前，娜塔莎和皮埃尔这对主角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天真少女娜塔莎被花花公子阿纳托尔所惑，不知对方已有家室而几欲与之私奔，为此悔掉与正直高贵的安德烈的婚约。风波过后，悔恨的姑娘一病不起。看着娜塔莎长大、同时是安德烈挚友的皮埃尔，夹在两人之间左右为难，他为好友感到不平，又不忍苛责娜塔莎。面对娜塔莎痛苦的忏悔，皮埃尔感受到这个女孩充盈着爱的生命力，他因此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怜悯、温情和爱慕，他在沉闷的婚姻和社交中迷失已久，那一刻充满勇气地向她告白：“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我是自由的，我会立刻跪下向您求婚。”告白后离开的皮埃尔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到了彗星，在这里，托尔斯泰写下了永恒照亮文学史的一个段落：

“……1812年出现的这颗巨大而明亮的彗星正位于圣洁林荫道的上方，差不多悬在这片天空的正中央，它的周围密布着繁星，它与众星不同之处乃在于，它接近地面，放射出一道白光，它的长长的尾巴向上翘起来，据说，正是那颗彗星预示着一切灾难和世界末日的凶兆。但是皮埃尔心中这颗拖着长尾巴的璀璨的彗星并没有引起任何恐怖感。与之相反，皮埃尔兴高采烈地睁开他那双被泪水沾湿的眼睛，凝视着这颗明亮的彗星，它仿佛正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速度沿着一条抛物线飞过这辽阔的空间，它像一枝射进土中的利箭，在黑暗的天空楔入它所选定的地方，停止不动，它使尽全力地翘起尾巴，在无数闪烁的星星之间炫耀自己的白光。皮埃尔仿佛觉得，这颗彗星和他那颗生机盎然的、变得温和而且受到鼓舞的心灵完全重合。”

戴夫·马洛伊说，他读到这个段落时泪如雨下，决定为此创作一部新作。他以娜塔莎、皮埃尔和阿纳托尔作为主要角色，重构了一部交织着现代音乐语汇、观演关系互动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通过和奥尔·马蒂亚斯的合作，两人为《大彗星》创作的音乐包含了俄罗斯民歌、美式唱作人风、电子、嘻哈等风格，是“对多种不同风格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融合”。他把这部作品描述为“电子流行歌剧”，因为他觉得，“歌剧”这个词更适配托尔斯泰的小说。至于“沉浸式”的灵感，源于戴夫在俄罗斯咖啡店中聆听现场音乐的经历，他希望使音乐发生在观众的周围。所以《大彗星》在演出时打破镜框式舞台，集唱、演、跳及演奏于一身的演员们从观众身边“出没”，使观众零距离在音乐中感受“一个新世界要开始了”。

戴夫把《大彗星》形容为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最初，它是我和朋友们想要迫切表达的一个小心愿，然后一路到了百老汇，现在它来到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一场友谊之旅。”他谦逊地说，自己的作品不能媲美托尔斯泰小说的广度和丰富，可是，“如果观众在走出剧院时想要读一下《战争与和平》，那我就太开心了！”